

M 漳州市“同心抗疫”主题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选登

默默无名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印刷技术专业2021级(1)班 黄志楠

天空一片深蓝色,太阳还未升起,城市大多数地方依然笼罩着黑暗,只有街头橙红色的路灯零星亮着。

老沈搓了搓手掌,又哈了一口气,让有些冻僵的手掌能舒缓一下。也不知道怎么的,这天越来越冷。听孙子说,什么温室效应,南北极,环保什么的,他也没读过多少书,也听不太懂,大概能理解,就是自己也有份责任吧。

他默默地清扫着地上的落叶,路上偶尔有几辆车驶过,带起的风又把他堆好的灰尘散开。老沈又将灰尘堆了回来。

以前他喜欢打打,去吃一碗热腾腾的扁食,但是不久前那个小摊消失了。听别人说,疫情期间生意难做,回老家去了。是啊,不知不觉,疫情已经两年了。

老沈叹了口气,望着肃清的街道、萧索的商铺、紧闭的大门……无一不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变化。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疫情,已经席卷到了这座小城。

他从小在这里长大。记忆里,幼时奔跑的小巷,原本繁华热闹的老街,繁华稀稀落落,已不复存在。只希望,春天来临的时候,孙子也可以和从前一样,跟这座

城市一起自由地呼吸。

老沈蹬着三轮车,穿梭在一个个路灯下,影子拉得越来越长。冷风会让人感到寒冷,但想不灭心中的憧憬。疫情会改变大家的生活状态,却改不了心中对生活的向往。

起初,之所以做这份工作,就是疫情最开始在全国暴发的時候,环卫人手不够,在招志愿者。可是大多数人都在畏惧,而他糟老头子一个,积极响应。

老沈把三轮车锁在楼下,走进筒子楼,楼道里黑漆漆的。他走到家门前,拿出酒精消毒喷雾,在身上喷了喷。暗藏在垃圾上的细菌病毒不能不防,他不想传染给家人,所以他一个人搬回老宅。

打开家门,就看到儿子躺在沙发上睡觉。老沈叹了口气,默默走过去给他盖好被子。然后放下工具。

沈良被老沈的动静惊醒,拿起桌子上的眼镜戴上,仔细瞧了瞧,是自己的父亲坐在旁边。

“爸,你回来啦。锅里还有扁食,我给你热热。”沈良立马起身走到厨房。

老沈闷声应道。扁食很快热好,沈良端来,绿色的葱

花映衬着鲜艳的辣油,让人食指大动。

老沈接过默默地吃了起来,沈良看着疲惫的父亲,想了想还是开口道:“爸,我这次来,还是想劝你辞去环卫的工作。”

老沈闻言大怒,马上放下碗筷。“怎么?我这个老头子当扫地的给你丢脸了是不是?”

沈良无奈道:“爸,我没觉得丢人,只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而且,你也不需要每天这么累。我自己的工作也完全能让你颐养天年,况且,平平也很想你。”

老沈沉默着,他何尝不知道儿子的好意,只是他也有自己的坚持。

“就算不辞去,那你多久没看平平了?总得去家里住几天吧?”

老沈脑海里立马浮现出孙子平平可爱的笑脸,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那我们快走,东西我都帮你收拾好了。”

沈良拎着包和老沈一同下楼,驱车前往新区的家。

沈平听到大门铃声响起,立马跑去开门,看到许久未见的爷爷站在爸爸后面,

立马抱住老沈的大腿,甜甜道:“爷爷,我好想你啊!”

沈平嚷嚷着,想吃爷爷做的扁食,他可喜欢吃。拉着爷爷的手去厨房,馅料、扁食皮都准备好了。

老沈哈哈大笑,系上围裙,给孙子包扁食,一边包一边教。沈良和妻子并肩看着厨房里忙活的爷孙俩开心地笑着。

沈平看到挂在墙壁上的钟表,突然想起,自己喜欢的动画片马上就要播放了,马上跑去客厅打开电视。刚打开电视,鸟溜溜的眼睛睁得格外大。

他把爸爸妈妈还有爷爷都拉到电视机前,沈良一头雾水:“怎么了?平平。”

沈良愣住了,他看到新闻里的父亲,看着父亲孤独打扫的背影。这一瞬间,他懂了,这个男人没有深厚的学识,不懂高级的定理,却也明白什么是家国大义,他质朴地用行动在守护伴他成长的城市,用坚持在保护着他爱的家人。

沈良鼻子酸了,看向父亲。

“爸,是我错了。”

他低着头向儿子说道:“你一定和爷爷好好学!”

(指导老师 陈伟芬)

留在回忆里的芬芳

漳州市第一外国语学校(漳州八中) 八年六班 王铭静

我坐在桌前,望着挂在天上皎洁的明月,记忆像被打碎的镜片一样重组。

那天阳光明媚,我从睡梦中醒来,还没来得及感叹那灿烂的阳光,我的妈妈却告知我一个消息:我的太爷爷就在昨夜,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我瞬间睡意全无,脑海里映出一位老人的形象。

他是一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却倔强得很。每当他步履蹒跚走出他的宅子门,周遭的人想要上前搀扶他时,他总是碎碎念摆脱他们搀扶的手,嘴里说的话让人听不清,总之就是一些“我自己可以走”的话。

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似乎是脚上带着伤,所以总带着他那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木质拐杖,身上披着件墨绿色的军大衣,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棉帽,背高高耸起,看起来是驼背了许多年头的。

我爷爷说,太爷爷以前是一名军人,脚上的伤是打仗时受伤留下的。但太爷爷却一直守护着那些固执的军人的尊严,从不让别人扶他,就算是别人带了一点怜悯的目光看他,他也会努力挺起胸膛来证明他不是需要被同情的。

自打我出生起,太爷爷似乎就一直住在那座宅子里。那座宅子看起来比我太爷爷还要老,据说是用政府给军人补偿的钱换来的。那是座砖房,所谓房子的“大门”也只是不过扇仅容得一人通过,狭窄又狭小的铁门,上面生的锈让人根本看不出它的年龄。进了院子,扑面而来一股古老的气息,门旁边有一排铁丝围起来的栅栏,里面养了些鸡鸭。院子里还留有一口井,井水甘甜清澈。

对太爷爷仅有的几丝印象,还是他手中常年端着的一个铁杯子。每当他上街时总会双手捧着那个铁杯子,里面装着一些零钱;就连养鸡鸭撒的食物也常常是用它装着去撒在铁丝栅栏里。那个铁杯子上似乎用红漆印着什么,因为年久而看不清字样,只记得太爷爷很珍惜那个已经生了锈的铁杯子。

每次我和堂妹们去他宅子里玩时,他那常年严肃的脸上才会舒展开,数不清的皱纹中露出一丝笑意,从那个铁杯子里倒出为数不多的零钱,一张张铺开,再从里面挑一些给我们,哄我们去玩,去买零嘴吃。

我记得我曾经问过太爷爷,为什么拿钱还要挑呢?他笑眯眯地摸了摸我的头,手上带着一股让人莫名安心的老人的味道,他说:“当然要挑一些比较大数的、新的给你们这些贪嘴的孩子喽。”拿着那些钱去和妹妹们买零食吃了。直到多年后我长大了,才知道小时候被我们夸耀是“有很多很多钱买零食吃”的“有钱人”太爷爷,其实并没有钱,相反,他还是非常贫穷的。在铁杯子里看起来只是零钱的散币,都是他唯一的生活费,而我甚至从来没有从里面见到过一张“红票子”。

那时被我们攥在手里的,是年迈的太爷爷几日的积蓄。

给太爷爷送葬那天,我们小孩不允许进入那间装着太爷爷遗体的房间,我最后只在门前小心翼翼地探出头观望了一眼,里面的“大木箱子”上摆着太爷爷的照片,即便是在照片里,他也是一副很严肃的样子。

直到太爷爷被搬走,我才悄悄地溜入那间屋子里看了几眼。

我只看见了一墙的勋章、奖状和被挂在一旁的规整的军大衣、军帽。

那时年幼的我并不懂那些意味着什么,也不懂为什么那个经常会笑呵呵地摸着我的头让我去玩的太爷爷会突然消失不见。现在我已经数不清的日夜没有见过太爷爷和他的照片了,记忆里那个蹒跚的背影披着军大衣戴着棉帽,手里依然捧着那个铁杯子。

我在月色下,仿佛看到了他的身影。我看到他好像对着我笑了笑,举起了那只皮肤像橘子皮一样干涩的手向我挥了挥,嘴边说着他要到别的地方保护人们了。他手中的杯子反着光闪了一下,随后太爷爷头也不回地走了,那个驼着背的身影,在月色中消失了。

这次,我终于看清了铁杯子上刻着的字样,是——“八一”。

(指导老师 吴莺莺)

星光不负守岛人

二二 级学术班 杨静慧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三月归春,街头巷尾的人们沉浸在明媚的喜悦里,岛上包子摊的老爷爷早起吆喝着,似乎是要喊醒海面未破晓的朝阳,嘹亮的叫卖唤醒了海岛的一天。日转星移,渔民渔嫂们纷纷出门,在海风的吹拂下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适逢岛上“做节”,戏台上“热场”的锣鼓还没打响,小学生们早早放下了家中的碗筷,成群结队地在台前幕后光顾了好几轮,胸前戴了一天的红领巾,正在晚风的吹拂下飘扬。

这,是最后一次回家,海岛家乡存留在我脑海里的记忆依旧温热。我的家乡,位于漳州市漳浦县东部沿海,是唯一有居民生活的岛屿,岛民们世代踏海为生,自强不息。我常常思索这方生养我的土地,这沧海一粟的小岛,如何几经千年风雨飘摇,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它是弘治年间《八闽通志》的“此地宜桑”,是《故乡风光》里“满山填海唤飓风,鼉颈鸬鹚变岱嵩”的神话,关于它的无数记载终在岁月的沉淀中,凝炼成团结一心、爱拼会赢的地方精神。

“各位父老乡亲,请注意……”正值春暖花开,防疫疫情的号角打破了春日的喧嚣,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再次打响。也许,许多年迈的老人已听不清这传遍全岛的广播,但他们的心也为疫情所牵绊;孩子们或许对疫情的理解没有那么深刻,但街角巷尾已不见他们聚集的身影;岛上的青壮年和求学返乡的学子们,第一时间响应号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拧成一股绳,第一时间主动投身防疫前线,共同守护海岛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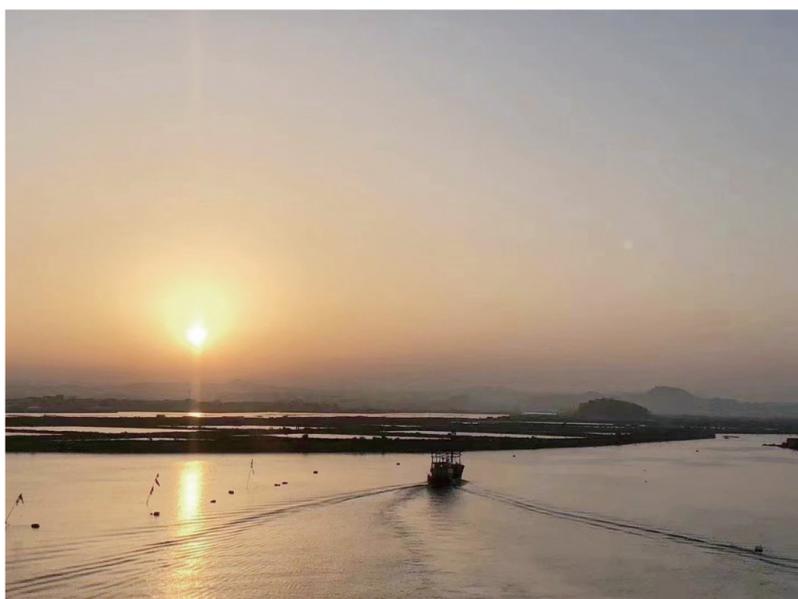
三月将尽未尽,暮色似合未合,向晚的海风里,“守岛人”站成最美的样子。

今年初春,海岛的风比去年更大,在进村的重要路口,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由党员干部和岛民志愿者组成的“守岛人”彻夜坚守。他们穿上冬季厚厚的棉衣,在回南的雨季,戴着防护口罩耐心等待,详细咨询进出小岛的人员、车辆,遇到外来人员,不敢有一丝马虎,打起十二分精神做好各项记录。在那重要村道关口,“守岛人”夜以继日执勤,轮流支援,坚定守住这个家乡人民共同的重要关口,共同守护所有村民的平安。面对疫情,在敬佩医护人员的逆行时,发生在身边的最朴实、真切的家国深情也令人无比动容,岛民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们心中强烈的爱国爱乡责任与担当,守岛人,与党、与国家同在!

春暖花开时,疫情席卷而来,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前,没有人畏缩不前,“守岛人”团结一心,他们坚信爱拼会赢,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在这个夹杂着疫情的春天。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防疫无小事,“守岛人”守住每一个关口,守住村民的平安,他们照亮一些路,温暖一些人。一个个暖心的守岛瞬间,都是无私奉献的表现,疫情纵然无情,爱却常驻身边。这个特别的三月,包子摊的老爷爷还是一如既往地早起,不同的是,他总是先到村口,给“守岛人”送上暖暖的早餐;孩子们还是无忧无虑地嬉笑着,他们胸前的红领巾,和村口“守岛人”坚守的党旗一个颜色,那就是我们共同的信念,一抹耀眼的中国红!

如今,夜色深深,空中的星星俏皮地相互逗趣儿,海湾的海风里,渔村红瓦屋里的人聊着一如既往的日常,礼赞着盛世万康,岁岁朝朝,家家户户。

(指导老师 胡明贵)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二二 级学术班 杨静慧(指导老师 胡明贵)

孤独患者VS孤勇者

六年一班 林照雯
龙文区坑上小学

怪这可恶的恶魔——疫情,它像一把无情的枷锁,不仅成为我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桎梏,还把我牢牢地拴在囚笼里。

夜深了,一阵冷风肆虐着,拼命地往我身体里钻。我心头一颤,战战兢兢地踱到窗前,不经意间瞥见悬挂在夜空的月亮,它无奈地朝我瞭望,似乎在孤独地等待着什么。这月亮不就像此时孤独的我吗?我冷笑一声,便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波澜,眼泪刹那间像开了闸的洪水,吞没了两颗明亮灵动的眼眸。不知何时,我才慢慢平复了心情,渐渐进入了梦乡……

晨曦徐徐拉下了夜的帷幕,又一个明媚的早晨降临人间。“咣当”一声,门喘着粗气,重重地关上了。我不敢肯定,父亲又是加班到凌晨才回来。我轻而温柔地唤了一声:“爸爸。”父亲循声望来,疲惫的目光与我期而遇。我清楚地看到了那一双虽布满血丝,却透露着坚定眼神的眼睛。

“爸爸,您在社区都忙些什么呀?”我不解地问,试图抓住一切与父亲交流的机会,以缓冲我内心的孤独感。“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了,我们要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地对密接、次密接人员进行电话排查……”父亲一如既往地耐心解答着我的困惑。我虽听得懵懂,却肃然起敬。在我小小的瞳孔里,父亲的背影越发高大,他光

辉的形象已在我的心灵深处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原来,这些平淡的日子,父亲化身英勇无畏的抗疫大英雄,舍弃了自己的“小家”,只为守护属于漳州人民的“大家”。

父亲在沉重的打鼾声中安然睡着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社区的一通电话,召唤他再次作出义无反顾踏上抗疫征程的选择。临出门前,父亲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孩子,这些天爸爸没能陪伴你,让你受苦了,但你要学会享受这份孤独,记住,居家不外出是你加入抗疫战最有力的证明。”父亲的这番话彻底冲垮了我内心强烈的孤独感,我只觉得心里暖暖的。是啊,与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勇士相比,当一回孤独患者又有何不可呢?或许我该沉下心来,享受这份孤独,毕竟居家不外出,就不会给家乡添乱。这才是我的本分。

“各位村民请注意,务工尽量别返乡,村民尽量待家中……”村里的广播如约地吹响了战斗的号角。这嘹亮的声音,在空旷的乡野间回荡,叩击着每一个人的心弦。此时此刻,一个人在家的我依旧被孤独感包围着,但心境已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愿意老老实实当一个孤独患者,绝不辜负前线奋力为我们披荆斩棘,开拓曙光大道的孤勇者们!

(指导老师 洪雪惠)

爷爷家那间小小的阁楼,是我的乐园。

这个小阁楼的布置很简单,右边有一扇小窗户,我在窗边铺上了我的小床。床头的右边有两个柜子,第一个柜子里摆着我喜爱的一些书,另一个柜子里有一些我的生活用品和玩具,比如牙刷、水杯、小包包、布娃娃、乐高。两个柜子前有一张很小的桌子,用来当我的书桌。哦,对了,在阁楼最右边的角落里,还有一扇小天窗,爷爷在那儿架了梯子,我常常顺着这梯子爬到屋顶上玩耍。

小小的阁楼 我的乐园

市实小 四年(5)班 杨柳霏

每逢周末和寒暑假,我就喜欢去小阁楼过夜。除了吃饭、洗澡,我整天整天地泡在阁楼里。晚饭后,我在地上铺一条垫子,坐在上面玩游戏、拼乐高。我的很多乐高“作品”,比如“姑娘纺线”“百鸟朝凤”

等,都是在阁楼里完成的。

除了游戏,我还在小桌子上看书、写秘密日记,自由自在,开心极了。晚上,月亮俯视着大地,我和爷爷便登上梯子来到屋顶。我们把小桌子搬上去,再拿些果汁

和饼干糖果,在月光下聊天。我给爷爷讲校园里的事和笑话,爷爷给我讲他年轻时当兵打仗的故事,别提多有趣了,我总是缠着爷爷一遍一遍地讲,总也听不够。

夜深了,我躺在柔软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望向窗外,看星星月亮,看树梢的剪影,看一两户亮着灯的人在忙碌。回想一天,高兴又美好,渐渐地,我伴着月光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小小的阁楼,我的乐园!

(指导老师 黄慧敏)